

你好！湖南国保



简介

炭河里遗址位于长沙市宁乡市黄材镇寨子村墩溪与沩水交汇的台地上，系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内发现了西周早期大型建筑遗址、城墙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对此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证明炭河里遗址为西周时期某一方的都城所在地。

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虎食人卣……一个个独一无二的青铜器，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湖南宁乡炭河里。就是这个小小的地方，揭开了一个尘封了几千年的古代方国的面纱。那神奇的造型，那神秘的图案与铭文，在向后人述说着曾经的辉煌，可是，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在人面方鼎那张表情生动的“脸”上，是否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忧伤？神奇宁乡，神秘炭河里，在今人有限的认识里，我们该如何对她进行解读？

大禾？禾大？

走进宁乡市黄材镇的炭河里，就仿佛走进了一个时空交错的隧道。这里曾经阡陌纵横，人们在土地上播种耕作，却全然不知道自己踩着的土地下面，埋藏着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我站着的地方，也可能是那个被称为“大禾”方国王城的主干道，两边的作坊里，工匠正在浇筑一个个造型各异的器物，旁边人们或坐或站，或饮或聊，一派闲适。离开炭河里青铜博物馆和“炭河千古情”的演出所在地，站在旷野，天地一片寂静。但我却隐隐听到了人喊马嘶，我看到了人流如织，那些远古的意象，被裹挟着、簇拥着，像这旷野的风，呼啸而来。

去过炭河里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对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教授向桃初来说，这是从发掘到研究，耗费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若没有他，炭河里最终也许仍会被发现，但时间或许会晚许多。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炭河里遗址和周围邻近地区陆续出土了大批西周青铜器，其中大部分出在以遗址为中心直径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如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兽面纹甗(内贮224件铜斧)、“癸”卣(内有环、珩、管等玉器320余件)、“戈”卣(内有珠、管等玉器1170余件)、云纹钺(伴出环、珩、虎、鱼等精美玉器)、象纹大铙(重221.5公斤)等无一不是中国西周青铜器中的上品，被考古界称为“宁乡铜器群”。炭河里遗址入选“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宁乡借此以“青铜器之乡”享誉海内外。

1963年，湖南省考古所确认炭河里遗址为一处西周遗址。大量的、精美的器物在这个地方出现，是否说明这里曾经有一个有着较高文明的方国存在？这个方国叫什么名字？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张神秘的脸，在鼎里发现了“大禾”两个字样的铭文。可是如果宁乡曾经的方国真的是用这两个字命名，该是大禾方国还是禾大方国？说不定，它们压根就不是一个词组，而是两个并不关联的独立的字。甚至，它们可能只是铸造者祈望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毕竟对于这个多山少田的地方来说，很难养活太多的人口。鼎上那个高颧骨、大眼睛、凸嘴唇的人脸，没

炭河里猜想

蒋华



炭河里青铜博物馆。

资料图片

有任何记录，和所在方国一样，隐藏在历史厚重的烟云里。

本地？外地？

“大禾方鼎出现在宁乡，清楚表明这儿曾是商的一个诸侯方国；而鼎上的人面图像，并不是神农氏形象，或是所谓的‘黄帝图腾’，而是一个女人面，说明宁乡这一带很有可能曾被女人统治。”这是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的青铜器研究专家刘森淼在《大禾人面方鼎探索》中提出的观点。

人面方鼎(大禾方鼎)上那张神秘的脸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也许，在这个观点提出后，那张脸在嘲笑这些自作聪明的后人。他或她是这个方国的统治者吗？也许只是铸造这个器物的工匠的脸呢？后代很多石窟造像里，就有很多夹杂“私货”的工匠。这一切都是猜测。

炭河里的这个方国究竟是本地人建设还是外地迁徙过来的人建设的成果？多数专家在研究宁乡古代文化后得出的结论一般都是方国的建设者是外地来的，至少也是外地先进文化与本地土著结合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般灿烂的文化。

宁乡，夏朝属古三苗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宁乡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古越人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在炭河里，就发现了大量日常生活用的这种方格纹陶器。商周时期，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事频繁，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这里如果是诸侯方国，一定有过臣属纳贡之事，也不能排除与中原的王朝有过密切的往来。

向桃初认为，受强大的周王朝势力压迫，江汉地区的政治集团或方便携带象征国家政权的青铜器，与部分被灭国南逃的商朝遗民一起经过湖北东南，沿洞庭湖东岸进入湘江流域。他们在南下途中可

能遭到了地方力量的抵抗，湖北崇阳、湖南岳阳平江、长沙浏阳等地出土大量青铜器，应该有一部分是他们沿途被劫或主动弃埋的。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改变原来的生活习俗，与本地土著民族结合，在这里修造城池、建筑宫殿，也铸造青铜器，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炭河里文化”。

黄材镇曾经有个青羊村，专家分析，这是一个姓氏，为炎帝后裔的一支，青羊一族应该是在炎黄之战后，为避战来到黄材，即建立了“大禾”方国。另外的说法还有，商代晚期甚至西周时期湖南土著文化并不具备铸造四羊方尊等精美重器的技术条件，而宁乡、长沙等周边地区都没有古铜矿遗址或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些铜器很可能来自外面。

如果是外地人将这些青铜器带到了宁乡炭河里，他们来了多少人？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青铜器？仅仅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古铜矿遗址和丰富的铜矿资源，就断定这些青铜器不是本地制作，是否失之偏颇？

这样一个西周时期古城址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它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或许正如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说的，“直到宁乡炭河里遗址的发现，宁乡青铜器群才找到了主人。”

对于炭河里遗址，如果没有更好、更科学的方式去对待它，只能让它安详地躺着吧，大地宽厚的胸怀包容着它，它的睡姿是那么恬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炭河里的方国的先人被不舍昼夜的时间大浪淘尽，甚至连方国也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些影影绰绰的痕迹。也许，昔日站在沩河与炭河交汇处，就有那人面方鼎上那张神秘面孔的主人吧。当时的他，会生出了怎样的感悟？



大禾人面纹方鼎，通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湖南博物院供图

湘江观潮

截至2月20日，今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票房突破124亿元，稳居中国电影史票房榜首，位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榜首，同时进入全球电影票房榜前八。这是中国电影向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光辉节点献上的一份厚礼，是中国电影人的骄傲。当我们在观影热潮席卷全国城乡，又波及海外的兴奋时刻，展望中国电影强国梦，心中充满了自信和自强。

《哪吒2》的百亿票房，既有偶然性，更具必然性。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文化传承转化、创新，电影叙事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事实证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经典，可以激发艺术家的文化传承转化、创造活力。

我是一个老电影人，始终怀着对电影的眷恋情结，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也长情守望电影的银色天空，想用用自己的电影创作耕耘云彩，增添一抹色彩。尽管我只看了一遍《哪吒2》，但让我有从未有过的感动和颇多的感慨。

首先，《哪吒2》提炼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思想精神内核。小时候爷爷带我去看过皮影戏《哪吒闹海》，后来也看过小说《西游记》。在我的心中孙悟空、哪吒都是我崇拜的少年英雄。而在这些古代的神话经典中，他们的形象都集中体现出天真智慧、勇敢正直、不惧邪恶、降妖伏魔的特点。当下的《哪吒2》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有对家国情怀、人生命运、正义邪恶、自我认知的深沉思考与灵魂关注。“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你是仙，是魔，娘知道。”“怎不打动亿万观众？”一部神话电影能创造出符合当下人们需要的思想精神追求和心灵寄托，鲜明地彰显了中华文明血脉的澎湃延伸和在人们心中的温情流淌，必然引发观众与经典神话人物共鸣共情。

其次，《哪吒2》塑造了生动深刻典型的人物形象。电影艺术的关键是要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编导的高明和深邃，就在于他们把“传统的”哪吒，在仍然保留其“原生态”的人格形象的基础上，而把眼光投向新一代青少年和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看到一个“共通的”“我们的”大家能理解、能感同身受而从内心喜爱的哪吒。从哪吒的叛逆成长、父子冲突、母子情感，直至

从《哪吒2》展望电影强国梦

——一个老电影人的表白

谭仲池

融入善与恶、魔与仙、真与假、好与坏、爱和恨、情和仇、美与丑、忠与奸的众多矛盾冲突和视觉的撞击，都在剧情交织逻辑演绎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中国故事要走向世界，让不同文化的受众者乐于接受，就必须要在人物塑造方面提升“文化共生”的品质。通过电影让世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价值加深理解，从而看到一个全新的更完整的中国形象。

再次，《哪吒2》艺术地慰藉了各类观众的审美诉求。在这里，电影高科技的精致运用赋予这个神话故事片的全新生命力。整个影片，编导演人物形象设计到人物个性呈现；从人物语言对话到人物的行为展示；从背景、空间、兵器、色彩与音乐的旋律的巧妙融入；到电影情节展开的动静相宜，形成的大气磅礴与空灵缥缈，始终保持着合理的节奏与高潮起伏。从而紧扣观众心理，不断点燃共情火焰，这样既达到了呈

现东方美学的韵味，同时也展现出我们的开放胸襟，能让全球观众感受的一种独特的新颖视觉冲击力。美国观众亨特阿博说：“精心制作的色彩和视觉效果让我完全沉浸其中。”

第四，《哪吒2》的成功，充分体现了创作团队的敬业、团结、坚韧、奋斗精神。美国学者理查德·加纳罗特而玛·阿特特勒说：“电影最是一门凝结集体智慧的艺术，当所有合作者的力量，以某种方式出色地凝聚到一起时，一部经典作品由此诞生。”《哪吒2》的创作历程同样说明了这个论断。试想一个4000多人的团队耗时5年默默耕耘，那是一场何其壮烈的电影艺术创新之战。没有“死磕精神”完成从剧本打磨到特效合成的全流程闭环，不可能创造这个惊人的奇迹。

深情展望中国电影强国之梦，我们看到了璀璨的曙光！



为纪念《哪吒2》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发布最新“全家福”海报。



彭燕郊(1969年摄于长沙)。资料图片

诗的火焰，文献的光芒

易彬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生于福建莆田，1938年加入新四军，此后，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从事创作和文艺活动。1949年，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曾短期在《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后定居湖南，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在街道工厂劳动20余年。1979年起，到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1987年退休，有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以及大量散文的作品。

彭燕郊被人们所认知，首先因为他是一位诗人。1939年，《冬日》等诗四首以《战斗的江南季节(诗集)》为题，刊载于重庆《七月》的头条；至新中国成立时，已出版《春天——大地的诱惑》《第一次受》等四种诗集，已有诗名。新时期以来，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以及大量散文的作品，写下了《小泽征尔》《混沌初开》等名篇。在现当代诗歌史上，彭燕郊是极少数始终葆有诗艺探索激情的诗人，其晚年写作，特别是“衰年变法”的形象可谓是孑然独立于当代诗坛。

与此同时，彭燕郊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活动家、民间文艺工作者、诗歌教育家。梅志曾称彭燕郊为“文艺组织者”，晚年的他花费大量心力策划或主编多种外国文学译介丛书(刊)，如《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译丛”以及《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在民间文艺工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曾与钟敬文合编《光明日报》的“民间文艺”副刊，在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出版《湖南歌谣选》，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副主席，主持民间文学刊物《楚风》等。而他在大学课堂的“诗歌研究”授课内容也曾集结为《彭燕郊谈中外诗歌》出版，彭燕郊先生的创作以及他所从事的文艺活动、民间文艺等方面的工作，在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三十岁之际——1950年来到长沙后即定居于此，出生于福建的彭燕郊早已被看作湖南诗人。而且，湖南文学界多视彭燕郊为大师级的人物。这种偏爱很容易理解。一些外省的评论者如吴思敬、韩作荣、王光明、陈太胜等，也给予了彭燕郊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似被忽略、却对诗有着深入、精到理解、卓尔不群的真正的诗人，却没有得到重视和应有的评价”“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诗人”，彭燕郊“早期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可被列入新诗史上最好的作品之列”，也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在散文诗这一文类的写作上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作家”。尽管从目前来看，彭燕郊尚未获得广泛的诗名和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但这些关于形象、精神与写作的声音显示了彭燕郊评价可能达到的高度，意味着更大的研究空间还有待打开。

说起来，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2005年4月，借着一次诗歌活动的机会，我与诗人彭燕郊先生商定做系列访谈的事宜，8月初，访谈正式开始。此前，虽在一些场合与燕郊先生有过照面及短暂的交谈，也和几位诗友去过其家中，但真正的交往无疑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此后两三年内，去彭家不下数十次，多半是做访谈或是核实访谈文稿，偶尔也会去闲聊，或者友人来了，去讨几张省博物馆的赠票。

如今，《彭燕郊年谱》终得出版。书有几十万字，看起来确实有点厚，但只要把它平摊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厚度也就不那么醒目了吧。

不同于别的著述文体，年谱是关于时间的书。程光炜老师为年谱所写序言中，有一段令我的内心有特别的触动：

“我是有一个疑惑，像易彬这个

年龄的学者，为什么会花上大把时间、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愿意与老一代诗人的苦难史同行呢？上次是自由主义诗人穆旦，这回是左翼诗人彭燕郊。一个能找到的理由就是：他是一个愿意沉浸在历史悲欢之中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为这段行将消失的历史进行冷静的整理性研究的学者。”

彭燕郊的重要性，我是愿意相信的。而作为一名朝向“历史”的研究者，我愿意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去处理，同时，以尽可能宏阔的眼光去发掘与打量，力图找到那些通向历史的道路，揭橥历史对象身上那些未被注目但独特的、充盈的意义，而不在乎其重要与否；而如何安顿“历史悲欢”，又如何为自己的持续工作找到更可靠的认知视角与情感基点，在此前的工作中自然是有所考量的，在未来的研究路途之中，还将继续摸索和体察。

我愿意再重温由访谈而走进燕郊先生的生活的时光，为此，还特意翻出那篇《“单纯就好！”——纪念诗人彭燕郊先生》，一看到开头就使生感慨：“桌上放着厚厚一叠打印的谈话稿，它不过是2005年夏天以化文字的那一部分，更多的、更生动的，已化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不仅仅是当时的记忆也有盲区：2019年去广州看望燕郊先生的夫人张兰馨老师的时候，因其在整理燕郊先生的日记而有机会看到跟自己有关的内容，其中2008年2月12日(正月初五)有记：“下午五时半白来，承约去雅景苑晚餐，同席者旭东、易彬、远人、易清华、路云及白的一位老友，承易彬赠巧克力一盒。”这是跟燕郊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情形还历历在目，记得白粥端上来之后，燕郊先生对小的一碟配菜(橄榄菜)赞不绝口，走的时候还特意打了一小包带回家，但“赠巧克力一盒”之事却已全无印象了啊——也是当日席间，燕郊先生悄悄告诉我和白“身体不适，部分，都可被列入新诗史上最好的作品之列”，也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在散文诗这一文类的写作上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作家”。尽管从目前来看，彭燕郊尚未获得广泛的诗名和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但这些关于形象、精神与写作的声音显示了彭燕郊评价可能达到的高度，意味着更大的研究空间还有待打开。

在《一朵火焰》中，彭燕郊描摹的其实是“诗的火焰”：“一朵火焰，有柔和的光/恬静的、越看越亲切的光/并不摇晃，并不闪烁/可以长久注视的光”。愿这本记载一位还不是特别知名的诗人、历数十年终得以完成的书也能获得“长久注视”，找到它自己的细节也是日后经燕郊东老师讲述才知晓的。个人记忆与视角尚且如此，由此转回到年谱工作，从时间的长河中博采各类文献，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不就是将一些“已化入无边的黑暗之中”的历史找回么？



《彭燕郊年谱》。易彬 著